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

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

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後王之成名 後王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効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

周文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殺罰有論是亦言殺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二百六十官也

文名謂節文威儀禮節用儀禮也 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

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大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

而為通 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 散名之在人者 率

之分散在人者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性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

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冲和氣事任使也

然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若言其天性如此也精
合謂耳目之精靈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
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情然而心
為之擇謂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
偽偽矯也心有選擇能伸動而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
為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和
謂商農工李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所以知之
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
謂所知能合物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謂之能能有所
合謂之能能當為而古字通也而謂堪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
節遇謂之命命者知天所命然也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
之成名者也略率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後王可因之成就素定
之名也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尤

正名十六卷二

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
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故析
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
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
袍衣鷄袴民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鄧析教民之難故
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
則公其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
於脩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
丁文亦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
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
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脩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脩之故孔子曰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

要不可不察也緣自也樞要大要揆名也物无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殊有時欲之率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洽在正名則此三者不

異形離心萬物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此已下覆明有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

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无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上以明貴賤下以辨

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

之意同異曰緣天官也緣天官言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

所以共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為制名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聲音清濁調竒聲以耳異清濁

之屬調竒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笙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草木之屬而言笙竽以曰笙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箛是竹

為音聲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甘苦鹹淡辛酸竒味以口義也竒味衆味香臭以分樹鬱腥臊洒酸竒臭以鼻異

香氣也鬱鬱臭也禮記曰鳥獸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酸氣也竒臭或曰洒當為漏篆之稍相以因誤耳疾養倉熱滑鉞輕

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養同倉寒也滑與汨同鉞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鉞當為鉞傳為誤耳

正名十六卷二

同異曰緣天官也緣天官言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

體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說故喜怒哀樂愛
 辨別異之而立名也蓋初亮反又楚陵反
 惡以心異詭讀為脫誤也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徵知
 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徵知
 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然則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
 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
 簿而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簿書也當簿
 簿而類然後可也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
 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
 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
 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
 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
 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為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謂之不知也
 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既分同異之後然然後隨而命之
 此已下覆明制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
 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
 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色則謂之白馬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之
 黃馬之比也單物謂之單名復不可相避則共其名若單名謂之馬知異
 而方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則分別也
 實者之異名也故使其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
 心知之其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猶使其實者莫不同名也異實
 卒不可偏卒故猶使其實者有時无同一名也或曰其實當為同
 實言使其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
 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推此共名之
 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摠謂之物理則有共至
 散為万物是異名者本生於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徧舉之
 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
 至於無別然後正言自異至於同也謂之其万名復謂之
 異名同名是同名者生於都卒名也言此者所以別
 之意也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

約則謂之不宜其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名無

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以名實各使

天地日月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淫疾平易而不

名也即呼謂呼其名遂曉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伏

者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可別也而為異

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狀變而實

別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亦多而實可

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鴛鴦之類此事之所以稽實

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後

王之成名也不可察也此三者制名之意後主可因其見

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

正名十六已四

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

不闔或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驗之

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

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熟可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

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

情欲寡即宋子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

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

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言情欲多我以為寡

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

芻豢甘大鍾樂我及以為不然亦可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

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

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得非而謂楹有牛馬

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非而謂楹有牛馬

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矣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馬之名約以其所受情其所辭則能禁之矣進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之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不可與共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以示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連之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執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取之不必辨用更勢也辯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文效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自述正名反亦說之意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正名十六卷五

後說說不喻然後辯命謂以各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雖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之名也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辯說則用之文節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也於易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而以深復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之辭也者兼異實之名當為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實之名實之名以論公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辯說之即位之一意也辯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期命也者辯說之是非也辯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期命也者辯說之喻是非之理辯論一意以明兩端者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說

所以為心 想象之道 心也者 道之主宰也 工能成物 宰能生

也 道也者 治之經理也 經常也 理條貫也 言道 心合於道

說合於心 辭合於說 言經為說 成文為辭 謂心能 正名而

期質請而喻 辯異而不過 推類而不悖 聽則合文 辯則

盡故正道而辯 姦猶引繩以持 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

百家無所窺 正名而期 謂正其名 以會物 使人不惑也 質物之

辨異而不過 謂足以別若形 質自謂異物 則已不至說也 推同類

之物 使其各不使乖悖也 聽則合文 辯則盡 故謂聽官人之說

則取其合文理者 自當說則 盡其實也 正道謂正名之 有兼聽

道持制也 窺 甚也 百家無所隱 窺言 此皆知其姦詐也

之明而無 養異之容 有兼覆之厚 而無伐德之色 說行

則天下正 說不行則白道而昏 窮是聖人之辯說也 其

百家曲說皆競 自矜伐 故迷聖人 辯說聽覆而無奮矜伐 德之色也 白道 明道也 真窮謂退而窮處也 詩曰

正名十六卷六

顯顯印印如珪如璋 令聞令望 豈弟君子 四方為綱 此

之謂也 詩大雅卷阿之篇 顯顯體貌 辭讓之節 得矣長少

之理 順矣 息諱不稱 祿辭不出 以仁心說 以學心聽 以

公心辯 以仁心說 謂務於開導 不驕辭 辯也以齊心聽 謂棟敬

非也 之說 是 不動衆人之非 譽 不以衆人是非 而為 不治觀者

之耳目 其所辯 說不求 其所能 於衆人也 不賂貴者之權勢 不為貨賂 而移

不利傳辟者之辭 利謂說愛之 辭讀為僻 故能處道而不貳 吐而不

奪利而不流 貴公正而賤鄙 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 而吐

不能奪利 或為和 詩曰 長夜漫漫 兮 永思 騫兮 太古之不慢

兮 禮義之不愆 兮 何恤人之言 兮 此之謂也 逸詩也 漫漫長夜貌

騫 騫也 引此以明辯說 君子之言 涉然而精 悅然而類 差

得其正 何憂人之言也

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入

貌倪然俯就貌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若不一齊貌論列是非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

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

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通反外是者謂

之訥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已寶初如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

外則是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故愚者之言勃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諸諸

然而沸勃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畧也嘖爭言也勃革反

則無統類又言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

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深不明於志義相通之理故窮藉而無極甚勞

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貪雖立而實無名故知

者之言也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

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為愚者及是詩曰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醜姑也鄭去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姑然

有面目女乃人也入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凡語治而待去

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

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治亂

所不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

情之所言人情必然之所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欲不待可得而求

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欲不待可得所受

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
 所受乎心之計此一節未詳或慮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
 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天之欲皆制節於人之所欲生甚
 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
 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故欲過之而
 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爲也言欲過多而所作心之所可
 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爲可也言若心止欲
 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
 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
 之所欲明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
 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

者情之應也以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
 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賦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不免於有欲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
 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天人有
 心故雖至賤亦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具全其
 不能去欲也性之所欲之爲天子亦不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
 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欲雖不可去求可
 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肆之者也欲雖不可去求可
 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
 近盡欲雖不可去求必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貴賤
 皆在節其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謂
 求之欲也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重貞凡人莫不從
 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求天下莫及之也其所以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

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

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欲往南而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南而惡此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

而走北乎因肯捨南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天欲之不可盡

也今夫情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也離得欲之道而取其所惡也哉

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言聖人之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強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人離南而北

走捨欲而取惡不可得之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

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可道則從之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

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至此此明合道雖為有欲之故知者論

道而已矣道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道而已矣知治亂者論道與合

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目道而已矣不在於有取也所欲未嘗

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意凡人取也所欲未嘗

正名十六卷九

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

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所取未嘗全意有所去其所

動而不可不與道俱惡未嘗全去也皆有所不適意也權者粹之權所以知輕重

為輕懸於悅而人以為重此人所共知也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

以為輕仰俯偏舉也衡若正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權不正則

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

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也權不正

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道者古今之

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

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

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

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

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

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

喪從道則無所喪從儒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

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

其數也此道求富貴然遇禍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

其察者有讀為又雖隱而難察以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

之有也理為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

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

憂也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

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衣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正名

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嚮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嗛定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嗛於志兼苦

反假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暫是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

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

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耶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

縱其情則欲然不可欲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

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

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纓與其無足無以異晁同夫是

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已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備而可

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備聲不及備而可以養耳蔬食

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鹿麕之履而可以養體體骨也

之復分處屋室廬庑廬草室也簟席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室也

如廬者度者度廬也。以廬為屋，屋稟為席，席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机筵也。筵未詳，或曰尚言古猶若，机尚書之尚也。尚机，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列勢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則心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己之私，和樂少矣。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己無稽之言不見之。而役物自有常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聞，見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刑之行，不贊之辟，君子慎之。此二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六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修仁義，而荀卿明於道，知其可化，无勢位以臨之，故激情而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舊書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偽謂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字人傍為亦會意。

字也。

揚脩身，論人之性也。善與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今人之性，生而有

好利為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生而

有疾惡為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惡無路反。生而

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為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

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

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

道。

道與道同。

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

然則今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隱栒括

丞矯然後直也也丞謂承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將待龍龔厲然後利龍龔厲皆龍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

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節法則偏險而不正

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

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

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

出於理合於道者也矯強抑也今人化師法積文學道

禮義者為君子從性情安恣睢慢禮義者為小人用此

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

學者其性善也孟子言人之有善適所以成其性也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

乎偽之情者也不及知謂知覺淺近不能及於知猶凡性者

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

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事為也任

國以任百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

可事而成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事不可事

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

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目

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孟子曰今之

人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曰若是則過

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質必失而喪朴質也質

公為世子過朱而見

孟子言性善

不及知謂知覺淺近不能及於知猶

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事為也任

國以任百事也

不可事不可事

如目明耳聰之不假

孟子言失喪

朴質也質

善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也

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

也不離其資材自得美利不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

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

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

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夫子之讓

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

於性而悖於情也悖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

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

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

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故陶

人埏埴而為器陶人埏工也埏擊手也埴黏土然則器生於

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文孝而

之也或曰工人當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

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

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聖人之偽非故生

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若夫目好色耳好聲

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

也膚謂皮膚膚文理也佚與逸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

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之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謂

人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故聖人

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起偽也偽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

者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

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

眾者性也所以異而制眾者偽也聖人制眾在能起偽夫好利而

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

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矣也或曰拂字從木

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人之曲農器也連加也且發辭也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

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國人

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享惡願美

性惡十七卷三

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

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於

勢於外也勢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

也今人之性固與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

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

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

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

悖亂在已以知其性惡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

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

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

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雖有聖王禮

義將曷加於正理乎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

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

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

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

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

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

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一偏倚猶倚觀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

者暴寡而誣之衆者暴於寡而誣天下之悖亂而相亡

不待頃矣頃少頃本或為頃頃更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

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

於人徵即推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辨別也

性惡十七卷 四一

司曲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

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不合

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

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自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

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隱栝之生為杓木也繩墨之起為

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

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隱栝而直者其性直

也杓木必將待隱栝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

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

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積

是積為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
聖人能生之衆人但能生耳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
聖人亦性而能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
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
聖人亦性而能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
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言此也今將以禮義
積偽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
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
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埴而
生之也
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而生瓦者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
豈人之性也哉
既類陶埴而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

性惡十七卷五

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
其善者偽也
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襄焉孝己而外衆人也
曾襄參閱美焉孝己設高宗之太子比曾有至孝之行也然則曾襄焉孝己獨厚於孝之實
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其恭禮義故也
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
非私曾襄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
別不如齊魯之孝真敬父者何也
孝且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目敬而
有文謂夫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且其
性異矣哉
其秦禮義則為曾襄慢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性
不當與魯秦塗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
塗塗道路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
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

理人皆然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
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
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惟禹不知
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將使塗之人固無可
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
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
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无可知可今塗之人者皆內可
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
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
可以知之所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可知之理可能之
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

惡十七卷六

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
於天地矣伏術伏應自於術熟察精熟而察加故聖人者人之
所積而致也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曰聖可積而致然
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故
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
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
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未必然
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
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
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
也事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

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
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
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者也舜問於
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
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
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
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二
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
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
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
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下焉者則少及焉則其於四也混下焉
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恃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
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
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其有所亡然而
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其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

性惡 十七 七一

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
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
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性而失其
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
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振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感知若
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甫
匍也則歧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
孝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濇察習非不
善也而卒為帝舜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
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率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
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
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
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
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妄言而不異 有聖
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
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
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
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
千舉萬變終始條貫
如一 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

是士君子之知也

經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

營黃故曰多言君子止

恭其所守故曰少言者也其言也諛其行也悖其舉事多

悔是小人之知也

言謂行悖之齊給便敏而無言雜能

旁魄而毋用

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

用不應於用便

折速粹熟而不急

折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

四延反魄音薄

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

也速謂發辭捷速粹熟所

之知也

期於必勝人惠施之篇也待自勞苦

有上勇者有中

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

中謂中道敢果決也

無回邪也

先王有道敢行其意

言不疑也上不脩於亂世之君下

不俗於亂世之民

脩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

所亡無富貴

唯仁亦在為富貴禮記曰

天下知之則欲與

性惡 十七八一

天下同苦樂之

得權位則天下之人

天下不知也則鬼

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

或曰鬼與鬼同獨

貌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

大重也齊信謂

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

尚上

牽引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

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

人也

苟不恤是非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

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

為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

然力能拒

排檄則不能自正

排檄傳正弓弩反拍公之葱太公之闕

文王之錄荏君之省闔閭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

之良劍也

葱闕錄荏齊相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荏王之

以色為名曹植七啓說劍云彫以翠綠亦其類也况來流惚難視以形為名也關未詳或曰關缺也至利則缺因以為名鉅關亦是也干將莫耶鉅關皆吳王關闕劍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中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然而不加砥礪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

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騏驎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如傳周穆王八駿名騏驎與此不同織離即列子盜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叙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

驕使然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漫欺誣也以其厚行汙漫我也身且加於形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

寫誤也舊第三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四海之內無

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

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掌官人

話敬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

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

至愈愈讀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

瀆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

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因讀為太天下曉然皆知夫

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

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

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是故刑罰

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

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刑自請書曰凡人自

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故刑當

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

侮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

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刑罰不

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公然其忠誠

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

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

也尚書甫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

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故一人有罪

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

妻族也夷滅也均同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

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以族
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
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憖莫懲此之謂
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
也萃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潛曾
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論法聖王則知所
貴矣論議法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則以義制事
也禮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
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
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相公之
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
而不能用國至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

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
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王尊下
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移也各知其親疏有分
則施行而不悖施親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長幼
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
之時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也此謂尚賢使能等
也五者則可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節者死生此
也以爲仁者能爲此五者死忠者敦慎此者也慎讀爲順人臣
則爲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備而不矜一
自善也謂之聖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皆所以自
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
天地同功何使於伐爲之

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
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不自有而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詩曹風鳴鳩之篇言善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任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無所得者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七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

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相之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雜語故降在下

請成相請言成辭世之殃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此愚闇以

重墮賢之也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張張無所見

張丑規反請布基慎聖人慎讀為順請陳布基愚而自專事

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論臣過反

其施論人臣之過在乎不尊主安國尚賢義距諫飾非

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距諫飾非所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

謂罷國多私假設問答以見其意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者

無作曰病也比周還主黨與施繆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

勢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

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道逃國乃廢

孽災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禁父而愚闇愈甚

世之災如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

廉善走父子俱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

以材力事紂不慕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迴面也謂前

子各下降也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使祭祀

宋祖帝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劊箕子累累讀為纒書曰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麾世之禍惡賢士子胥

見殺百里徒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秦穆

穆公任之疆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為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拘逆

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此疑人傾險也

基必施辨賢罷罷讀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伏戲古帝王太昊

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聖固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聖固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聖固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聖固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聖固

國亦借置六卿六卿六

卿施言施六卿也卿六

大儒不使通也拘拘

謂畏匡厄陳也陳也

後名獲字子禽益曰惠居於柳下柳下

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居綴止也與綴止也與

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儒術政

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後委地也委地也

請物其賢者思思

激堯在萬激堯在萬

此疑人傾險也此疑人傾險也

伏戲古帝王太昊伏戲古帝王太昊

或曰季即莊或曰季即莊

言聖固言聖固

言聖固言聖固

言聖固言聖固

言聖固言聖固

言聖固言聖固

言聖固言聖固

言聖固言聖固

言聖固言聖固

言聖固言聖固

言聖固言聖固

衆人貳之讒夫奔之形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無奔

或曰形當爲刑無德化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唯刑戮是詰言虐暴也如之而有勢直而用拙必參天而有勢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

業必參天也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賢良窮困暴人爲秦仁人糟糠禮樂

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

德慎罰國爭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勢富爲治之意後推勢與富者則公道行

而貨息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敦固有深藏之

能遠思敦厚也方讀爲又既處之也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

之神以成通於神明精神相友一而不二爲聖人相友

覆不離散也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君

子由之佞以好佞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樂

事親成相竭辭不廢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君子道之

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廢君子宗其賢良辨其妖孽君子

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天

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

受遂入深山堯讓賢具以爲民爲萬民求明君汜利兼愛德

施均辯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

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堯不能

舜不辭皆扁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

物備委任羣下國堯典女子于時觀厥刑于二舜授禹以天

舜所以授禹亦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善大禹讓帝

必天下之故也爲德曰格汝禹朕

宅帝位三十有二載耄期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

其子謂禹又不自私謂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善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謂與得后稷五穀殖藝為樂正鳥獸服

也下謂治水使浸下也鴻即辟除民害遂共工謂今尚善舜流共

洪水也書曰禹降水之予也謂工于幽州此云

禹未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謂安案禹貢道弱黑漆之淮

洛瀕潤既入于河數則不禹傳土平天下謂讀為敷孔安國

止於十二此六十一未詳

布治九州躬親為民行勞苦謂讀如字謂書舜與帝曰

之士也謂帝曰契汝作司徒敷敷五教在寬帝曰欽命汝與來教胥子云

去變曰於予擊石對石百獸率舞益稷篇謂曰益以間鳥獸除

踏簫韶九成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謂橫革自未聞韓

鳳凰來儀謂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謂橫革自未聞韓

皐陶之功橫而不順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者華之直者成之也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契也史記曰契為堯司徒封於居於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

或曰即底柱也左氏傳曰關伯居商立相土因之相相土昭明子也

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大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曹圉立曹圉

卒子實立為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般人郊之卒子報丙

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卒子主立主卒子主癸立

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下隋舉牟

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下隋務光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

其業必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隱諱疾

張大也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隱諱疾

其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患難哉改為先

聖與反同反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

覺時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知更何

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門戶也門戶塞大迷

惑悖亂民莫不終極莫莫言言也是非反易比周欺

上惡正直反下同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論

為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

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後遂過不肯悔

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當如

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妬功毀賢下斂

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上壅蔽失輔勢失輔弼之臣

任用讒夫不能制執公長父之難難周幽厲所以

厲王果於縹公長父榮其終縹公與執公不與厲王流于

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不皇父也或為郭周幽厲所以

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古昔

良多有遇害何獨我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介意以

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以獨鹿奔之江屬

本亦或作屬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

相以喻意讀如志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君論有五

約以明君謹守之下豈止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

法明一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臣下職莫游食於事素滄游

四也士通利至莫敢恣五也守其職足衣食民不

也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失職

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利往功上莫得墮與孰

則衣厚薄有等明爵服有別利往功上莫得墮與孰

私得利之所往皆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君法

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

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也退人也皆以法律貴賤君法儀

禁不為為君之法儀在莫不說教名不移既能正己則

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師言皆歸王

得用輕私門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

分禍亦也請牧祺明有基基也請牧治吉祥主好論議

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聽獄

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

成規十八卷五

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誠隱比皆通則言有節稽

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

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

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

敢恣此已上論君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吏

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與與披同下不私請

各以宜舍巧拙請謂舍止也羣下不私謂各以所宜不臣謹

脩君制變臣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

世法之成律貫法之為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功而時多不知故特示之

十一二八亦

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非絲非帛文理成

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

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馭而伯無一焉而亡

見王靈勳篇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有卿假為隱語

又見疆國篇問於先王去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辭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也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禮記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

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

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

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

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不言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物萬物也或厚或薄帝不齊均人

成相十八卷六

雜同前方所智或多厚薄天帝亦不能齊均也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濟濟淑淑皇

皇穆穆消滄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義也周流四海皆

不崇日崇充也言智慮周流四君子以脩躬以空室躬下惠

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太參乎天精微而無形

言智慮大則參天行義以正事業以成此言在智也可以禁

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

寧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耶

言智常欲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耶智修潔則

就利逐害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捨

與夷狄無異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

志意之榮也精靈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

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

明小人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慕高以鉅居謂雲物發

也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大參天地德厚堯禹莊馬蹄箭陶者曰

規方者中矩徐無鬼箝相馬方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謂

相仰雲所以致兩生成為萬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寓

物言其德厚於堯禹者也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寓

圓與字同言細微之時則毫毛矣其廣大時則盈大於宇宙之內

夫宇宙言說雲之變化或忽兮其極之遠也攝兮其相逐

大或小故聖人重言之也而反也圓與同攝兮分判自而反也德厚而不損五采備而

下之咸蹇也而反也德厚而不損五采備而

成文覆彼之背無損於也往來悒悒通于大神

通于大神言變亦皆昏暗故化不測也出入甚極莫知其

困也人困目亦昏暗故悒悒為晦暝者也出入甚極莫知其

門門所出者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人則存雲所以弟

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前自謂

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則其意曰此夫大而不可塞者

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方明知之也曰此夫大而不可塞者

與雲氣無實故充盈太宇而不窳入郅宄而不偏者與

則入郅宄而曾無偏側不容也行遠疾速而不

可託詠者與詠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詠今雲者虛無故不

不可依託往來悒悒而不可為固塞者與雖往來晦暝

使年固蔽塞暴至殺傷而不億忘者與掩蔽萬物若

則不可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語曰億則屢中或

曰與抑同謂雷震怒殺傷萬物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

天下同被其功曾無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故曰云雨因

雲而生 故曰子 冬日作寒 夏日作暑 在冬而疑寒 在夏而恐暑 廣大精神 請

歸之雲 至精至神 通於變化 唯雲乃可當此說也 雲 雲所以洞萬物人之冥之 知敏於此則明之也

有物於此 蠶蠹兮其狀屢化如神 蠶蠹無毛羽之貌 變化即 謂三府三起 成蟻蛹之類

功被天下 為萬世文 飾禮樂以成 貴賤以

分 養老長幼 待之為而後存 名號不美 與暴為隣 暴者亦

取名於 蠶食故 功立而身廢 事成而家敗 繭成而見身廢 曰與暴為隣

棄其老且老 收其後世 老者娥也 後世種也 人屬所利 飛鳥所害

人屬則保而用之 臣愚而不識 請占之 五泰 占驗也 五泰五 飛鳥則害而食之 類項高辛 唐虞理皆務本 深 知蠶之功大 故請驗之也

頭馬首者與 女好柔 娥也 其頭又類馬首 周禮 馬首 為 蠶 者 鄭玄 天文 辰 辰 為 蠶 馬 故 蠶 蠶 善 曰 蠶 為 龍 精 月 值 大 火 則 浴 其 種 是 蠶 與 馬 同 氣 也 屢化而不壽 壽者與 善壯而拙 老者與

壯得其養 老而見殺 有父母而無牝牡者 與 為 蠶 之 時 未 有 牝 牡 也 冬伏而

夏游 食桑而吐絲 遊謂化也 前亂而後治 繭亂而夏生而 而化也 前亂而後治 治 繭亂而夏生而

惡暑 生長於夏 先暑而化 喜溫而惡雨 溫謂浴其既生 雨也 後而惡雨也 蛹以為母

蛾以為父 互言也 二府三起 事乃大已 大已言起之後乃畢 也謂化 而成繭 夫是之謂蠶理 五帝此言乃九蟲蠶之功至大 時人 無公事 休其管蠶 戰國時此 治尤甚 故首鄉感而賦也

有物於此 生於山阜 處於室室 山阜 鐵 所出也 無知無巧 善治

衣裳 為知智 不盜不竊 穿窬而行 日夜合雜 以成文章 雜 謂使 離者 相合 文章 亦得其 連綴 而成 戰國 合從 連衡 之人 南此 為從 東西 為衡

以能合從 又善連衡 從 豎也 子谷 反 衡 橫也 言 從 亦 能 如 戰國 合從 連衡 之人 南此 為從 東西 為衡

下覆百姓 上飾帝王 功業甚溥 不見

賢良 見猶顯也 不自顯 其功 見賢 漏反 時用則存 不用則亡 順時 行藏 臣愚

賢良 見猶顯也 不自顯 其功 見賢 漏反 時用則存 不用則亡 順時 行藏 臣愚

賢良 見猶顯也 不自顯 其功 見賢 漏反 時用則存 不用則亡 順時 行藏 臣愚

賢良 見猶顯也 不自顯 其功 見賢 漏反 時用則存 不用則亡 順時 行藏 臣愚

賢良 見猶顯也 不自顯 其功 見賢 漏反 時用則存 不用則亡 順時 行藏 臣愚

賢良 見猶顯也 不自顯 其功 見賢 漏反 時用則存 不用則亡 順時 行藏 臣愚

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為鉅則鉅

為箴長其尾而銑其刺者耶長其尾謂線也刺末也謂箴

則小頭銛達而刺趙繚者耶長其尾謂線也刺末也謂箴

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刺者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結其

然後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為亞尾生而事起尾

遭而事已尾遭迴盤結簪以為父管以為母簪形似箴而

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結箴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

之謂箴理理義也箴古者責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統公加

世皆不脩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天下不治請陳侂詩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位四

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列星殞墜且暮

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喻百官弛廢曰暮晦幽

闇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公正無私

反見從橫謂從橫反覆之志志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

行至公以利百姓非謂無私罪人慾革貳其慾與敵同備

重樓疏堂之榮貴也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也貳副也謂

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取撻惡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乃所以嚴清增益負革之道言彊成也仁人紉約教暴擅彊紉退

將云也言以謀言相退送或天

下幽險恐失出英天下幽暗凶險如此螭龍為蝦蟇守宮言世

梟為鳳皇說文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蝦蟇守宮言世

梟為鳳皇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為蝦蟇與梟之惡反以其遇時之不詳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

之晦盲也郁郁乎有文章貌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晦盲言人莫

之識皓天不復夢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天同

言氣吳大也呼天而訴之六世亂不復夢不可覺也弟子勉學

天不志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聖人共手時幾

將矣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與愚以疑願

聞反辭反辭反覆說之辭猶楚詞辭曰弟子言當時政其小歌

也謂之小歌摠論前意也念彼遠方向其塞矣遠方猶仁

人絀約暴人術矣術饒忠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

謹人般般琬玉瑤珠弗知佩也說文云琬赤玉瑤美玉也此

樂也音盤雜布與錦弗知異也雜布謂閭媿子奢莫之

四寶為綸說文文疏音媒也閭媿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媿楚詞七諫謂閭媿為醜惡蓋一

之喜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也以音為明以龍耳為聰以危

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故數而

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八

100

